

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田方林¹ 魏榛²

(1.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331; 2.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一百多年前, 马克思恩格斯就逐步揭示出科技对于生产力具有要素构成、增强赋能和推动发展等重要作用, 社会制度条件对于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关联具有双重影响。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和把握科技与生产力之间关系开辟了道路。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主导生产过程, 显著增强生产力量, 深度推动生产转型, 引领生产发展方向, 是一种符合新发展理念先进生产力的绿色生产力、未来生产力。当前, 我们党提出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新跃升,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征程中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科技; 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2024)02-0005-11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201

2023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期间的重要讲话中, 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 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积极培育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1]。2024年1月,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地指出,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并再次强调,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2]

新质生产力概念及其发展要求的提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 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理论内涵”^[3], “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4], “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5]; 在实践上, 它“为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指明道路”^[6],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7]。

收稿日期: 2024-04-20

作者简介: 田方林(1977—), 男, 哲学博士,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伦理学。

魏榛(1985—), 女, 哲学硕士。中央司法警官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

基金项目: 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及其践行研究”(20XKS007)。

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本上关系到对科技同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握。科技创新构成新质生产力最关键、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核心的要素。科技不仅深度融入生产力,赋能生产力,更是质变性的革新生产力。我们党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和中国国情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生产力思想的传承、发展和创新”^[5],根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对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哪些认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究竟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有哪些丰富和发展?本文拟对此作一些深入梳理,以便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更好地把握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形成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¹⁵⁸可以说,自古以来,人类就有了为满足自身生存需求而向自然界获取生活物资的生产劳动,就牵涉到反映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问题。而所谓生产力,就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使其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的物质力量”^[9]。当然,牵涉到生产力问题,并不等于对生产力问题有了明确意识和深入反思,而只是意味着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中涉及生产力问题,在逻辑上包含着生产力问题。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人类并未展现出对生产力的较明确的反思性研究。从学术史看,对生产力问题的集中深入讨论主要还是形成于近代西方学者。

(一) 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研究的起源

可以推测,自从有了剩余产品后,人类在努力累积剩余产品以设法生活得更好的过程中,就会逐步形成财富观念。社会中的财富,特别是物质财富本质何在?究竟从何而来?广义上说,财富属于经济研究的范畴,对经济生产的研究也离不开对财富的讨论。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在对社会财富的本质思考和来源追溯中,开展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带出了西方社会早期的生产力问题讨论。

16世纪以来,着眼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商品交换的表象,一些经济学者率先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的经济现象,并逐步形成一种“幼稚的看法”,“以为金银就是财富”^[10]⁵⁶。不少人因而认为,“使国家富起来的方法在于首先拥有尽可能多的珍贵金属,然后紧抓不放,使存量不断增长”^[11]序言¹。这就是说,他们不仅将财富的本质理解为货币,而且还特别限定于金银等贵金属货币。然而,货币财富又从哪里来?进而言之,商品交换的前提与基础何在?

17世纪的英国,随着工场手工业的日趋兴盛,产业资本逐步取代商业资本而在社会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一些启蒙经济学者开始将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从生产活动中去探寻社会财富增长的根本源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被尊为西方“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较早地从农业生产角度去探析财富增长的秘密。在1662年的名著《赋税论》中,他宣称,“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2]⁶⁶,从而“最先强调财富来自自然与劳动”^[13]改订译本序言iii。18世纪,法国的重农主义学派更是明确主张,社会财富的本质不在于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该学派创始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14]译者序言⁷、法国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在其《谷物论》中认为,“决定国家财富多少的,并不是货币财富的多少”^[14]⁹⁰,而是土地生产出的“实物财富”“真实的财富”。商品交换的前提在于商品的生产。社会财富的来源不是物资流通而是物资生产。特别是基于土地的物质产品创造及其增量,才会带来社会财富的累积和增长。可能由于重农学派高度重视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活动,有学者将西方社会从土地生产角度对生产力的讨论称为“土地生产力”理论^[3]。

(二) 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形成

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18世纪,在对社会财富问题的进一步探究中,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深入到物质财富的生产层面。一些经济学家逐步将土地生产力研究发展为劳动生产力研究,形成西方的劳动价值论或劳动生产力理论。

诚如19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所言:“一切财富,不管来源是什么,总要通过人类的劳动使它可以为人类的用途服务,甚至大地自发的产物,也必须由人力收集和使用。因此,一切财富一定都是首先从劳动者手里分发出来的。”^[11]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较早谈及“劳动生产力”概念,并试图探究“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改良的原因,究竟在哪里”^{[13]2}?不过,他将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分工,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3]5}。

前述可见,人类的生产活动亘古就有,但对生产活动及其能力的讨论与反思并非随之而至。直到近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问题的研究中,才逐步深入到生产力层面的讨论。随着研究重心和社会政策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的转变,人们对社会财富的理解也从货币转变到实物,对社会财富来源的思考则从商品流通领域转移到商品生产领域。社会财富来源于生产劳动的创造,而社会的劳动生产能力则受到劳动分工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对生产力的讨论集中在生产力的形成要素和影响因素上,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全面研究生产力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为他们逐步深入地揭示出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出了积极铺垫。

二、从劳动生产力到科技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的研究中,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研究的部分成果,将生产力理解为同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共同活动方式本身”^{[10]532-533}。但他们总体上是将“生产力”作为一个众所周知、不言而喻的概念而直接使用,少有明确界定。并且,两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对生产力概念的使用,常常有着不同的语境,针对不同的对象,带有不同的内涵。例如,在与封建社会生产力的比较中提到“新兴生产力”^{[15]683}概念,在发展变化的意义上使用“新的生产力”^{[8]303}概念,为描述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而使用“社会生产力”^{[15]77}概念,在与精神生产相对的意义上提到“物质生产力”^{[15]509}概念。当然,他们最常见的还是在与劳动相结合的意义上使用“劳动生产力”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概念的这些诸多使用,既涉及经济学层面的分析,也包含哲学层面的思考,既有对自然性构成要素的解剖,也有对社会性影响因素的揭示,既展现出对生产力考察的全面性与系统性,也体现出对生产力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过程。

(一) 对生产力重要作用的深入认知

早在1843年《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就在评价18—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时说,“我们由于他的理论,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学,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10]81},并在与消费力相对的语境中使用生产力概念,进而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竞争关系的真谛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10]76}。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紧密合作开始后,两人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又在同“交往形式”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生产力概念,并着重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0]602}

简言之,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而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面貌。马克

思在后来撰写的《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6]210}不同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着不同的生产活动,最终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二)对生产力形成与影响因素的逐步探析

正因为洞察到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逐步深入地探讨生产力的形成与影响因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注意到古典政治经济学讨论生产力问题时,关于“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10]123}、“资本的积累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10]140}等观点。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10]520}这表明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认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形成因素分析。

可以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生产力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确认了劳动生产这一物质条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其从主观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成功转变奠定重要基础。不过,在早年对生产力的形成和影响因素的剖析中,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劳动分工、资本积累等因素。

(三)对生产力中科技因素的敏锐洞察

马克思恩格斯均出生、成长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目睹并亲身经历工业革命带来的诸多巨变。这场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及应用为显著标志,以机器大工业生产替代手工工场生产为典型特征,以机器制造业及相应的冶金、铸造等配套性工业和纺织、铁路、航运等应用性工业为主要表现,展现出巨大的生产能力,迅速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为西方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被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及其成果深深震撼:“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7]36}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如此迅猛地快速发展,究竟是什么因素赋予资本主义如此巨大的生产能力?

19世纪40年代末,欧洲大陆的民主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转入低潮。1850年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逐步将研究重心转向政治经济学,转向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批判,力图以更深入更彻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无产阶级指明革命方向,坚定革命信心。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研究中,马克思深刻洞见到科技对生产力的重要影响,为无产阶级正确把握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开辟了历史道路。

三、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从其主要著述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是逐步深入地认识到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因而也是逐步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内涵。

(一)科技与劳动生产之间总体上的积极关联

生产劳动反映的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8]207-208}。劳动生产力则是一定时期人类通过劳动改造和利用自然物、向自然界获取生存与发展资源的能力。劳动生产力的状况,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能力与水平。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人们主要依据在长期生产活动中逐步积累的经验与技术来支撑和改进生产活动,生产力的整体水平不高,发展速度缓慢。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时期,为了尽快获取更多利润,资产阶级才在扩大再

生产中,通过劳动分工、不断改进和应用新的技术手段等方式,想方设法地增强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对这种生产方式的研究中形成西方社会早期的生产力理论。

早在1849年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就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指出,“而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8]352}然而,推动劳动分工和机器应用的根源性力量何在?1850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发表的书评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对整个自然界进行了革命改造,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以及其他幼稚行为”。^{[19]254}可见,他们此时已在总体上意识到科技与劳动生产之间具有积极的关联。

(二)科技对于生产力的要素构成作用

严格而言,“科技”包括知识形态的“科学”理论与应用形态的“技术”手段这两种层次或两个方面。在当代语境中,人们之所以把两者合称,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科学与技术历史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程度越来越高,体现了准备性的科学知识与应用性的技术手段之间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不过,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他们似乎尚未将科学知识与技术手段予以严格区分。因此,在考察两人的科技思想时,从知识形态和技术形态两个层面去作一些差异性描述,或许是一种比较适宜的做法。那么,科技究竟是怎样促进和推动劳动生产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哪些考察并有哪些发现?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机器体系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给予了高度关注,率先意识到知识形态的科技对于生产力具有直接的构成作用。“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0]102}这里提到的“一般社会知识”和“一般智力”指的就是一般的科学知识。在马克思看来,机车、铁路、自动走锭精纺机等不是自然界的自然生成之物,而是科学知识融入劳动者的意志,转化为产业劳动后的创造物,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20]102}。因而,社会生产力必然“包括科学的力量”^{[20]111},知识形态的科技能够变成并构成直接的生产力,成为生产力中的一种重要因素。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继续写道:“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21]366}可以说,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程就是对不断发明和改进的各种机器的扩大应用过程,就是技术手段在广泛应用中不断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过程。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剖析和描述,展现出他对科学转化而来的技术手段,或者说对技术形态的科技在劳动生产力中推动作用的直接肯定。

西方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历程毋庸置疑地表明,在生产活动中,科技的知识形态与技术形态联系越来越紧密,共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为此,在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开始将知识形态和技术形态的科技结合起来分析其社会作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6]53}“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22]195}。

从截至19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生产来看,“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并入资本——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要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22]356}在此,马克思明确认识到,一方面,科技的知识形态与技术形态已经相互转化,高度融合;另一方面,科技作为生产力中的一种要素,已经与生产力紧密结合,相互成就。

(三)科技对于生产力的增强赋能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类主要在经验技能的长期积累和代际传承基础上,开展物质生产活动,生产

能力非常有限。而在 16 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自然科学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西方社会不断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手段,制造出作为人的器官延伸的机器体系,并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物质生产活动。置身于欧洲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明显感受到科技应用对人类生产力的增强赋能作用。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解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20]199}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已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0]100}。这即是说,科技的进步及其应用增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了其生产效率。科技对生产力展现出明显的增强赋能作用。

(四) 科技对生产力的发展更新作用

劳动生产创造的物质资料无时不支撑着人类的生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不断的劳动生产中。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对于一定社会而言,一方面,其总的劳动生产力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10]544-545}。这就是说,在每一特定社会时期,人类总是,并且只能继承和接受某种既定的生产力状况,不存在任意选择生产力的可能与空间。人类的生产力必然受到具体社会条件的限制。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力又有时代变革性和不断发展性。“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10]545}。在一定社会时期,人们常常立足现有状况,形成新的生存发展需求,创造新的社会条件,进而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推动社会总体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特别强调,“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6]698}。

(五) 社会制度对科技与生产力结合关系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科技始终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物。科技无论在知识形态层面的发现和推进,还是在技术形态层面的发明和应用,无不展现为一定时期的社会活动,被打上一定特征的社会烙印。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总体能力,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与水平总是同该时期的社会条件紧密相关。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看到了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积极的结合关系,还深刻洞见到了两者结合背后的社会制度因素。

为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资产阶级曾不遗余力地推动科技与生产力的积极融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1858—1859 年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就清晰地看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而言,“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必然要求“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0]9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明确指出:“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22]357} 同此前的社会生产方式相比,“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22]356-357} 可见,在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对照中,马克思实事求是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相对进步的制度条件,对自然科学一度开展的有效利用以及对科技与生产力结合关系的积极推动。他的这些分析与肯定,为无产阶级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生产经验,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推动科学与生产力更好地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为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一种整体能力,生产力总是在劳动者运用一定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中展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生产力作为一个系统组织来看待,分析了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大要素。在他看来,随着 19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毫无节制的逐利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制度条件又对科技与生产力要素之间的进一步积极结合造成一定障碍。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的异化劳动展开集中批判。在该时期的批判中,他对科技与生产力的劳动者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已经有所意识。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指出,“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越来越有依赖性;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的竞争。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10]121} 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更明确地说:“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劳动的剥削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23]142} 科技的应用本应通过替代和助力部分劳动,来解放人的劳动,给劳动者更多的自由发展时间与空间。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在大大提高机器大工业生产效率、带来更细的劳动分工的过程中,却导致工人的人身异化与劳动异化,甚至为其带来生存危机,由此造成科技手段与工人之间的紧张对峙关系。

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以农业生产为例分析道:“在现代农业中,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8]579-580} 简言之,科技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的运用,不仅奴役和盘剥了劳动主体,也掠夺和破坏了劳动对象。

四、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质性提升

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和利用科技手段,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历史道路。在新时代,我们党与时俱进地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质性提升。

(一)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背景

在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4]351} 19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谈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25]87}。1980年代末,他更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6]274}的伟大论断。1990年代,江泽民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27]275} 21世纪初,胡锦涛同志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8]21}

当今时代,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技术不断突破,半导体芯片、航空航天等新产业不断发展,共享经济、数智经济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科技创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显著。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紧紧抓住战略机遇,不断利用科技创新,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当前,我们正满怀信心地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然而,美西方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不断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脱钩断链”,不仅损害我国正当发展权益,阻挡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更阻碍我国推进民族复兴伟业。

不言而喻,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提升科技创新地位,抢占产业变革先机,把握国际竞争主导,强力支撑国家安全,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新兴产业等方面的系列重要讲话,为党的生产力理论创新做了重要铺垫。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期间,首次提出了要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做出系统论述,标志着我们党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正式形成,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

(二) 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质性跃升

新质生产力“新”在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高能生产为优势,以绿色生产为基调,以制度保障为推

手。新质生产力概念和发展要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在新时代对科技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新认识、新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新跃升、新发展。

1. 作为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主导生产过程,质性提升科技在生产中的地位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指出,科技构成生产力的一部分。通过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实体性要素的积极结合,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不过,囿于科技发展和应用的现实水平,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他们还只是看到了科技对生产过程的推动作用,认识到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的辅助地位。放眼全球,二战以来的世界主要大国几乎都是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不仅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且“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30]¹¹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踏上新征程,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升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的地位,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生产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先进,首先在于将科技创新作为一种关键要素,深度融入并“熔铸锻造”生产力系统中的实体性要素,不仅大幅提升劳动者素质,还显著改进劳动资料,明显改善劳动对象,使得传统生产力脱胎换骨,更新换代。其次,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还在于,以科技创新主导整个生产过程。持续的科技创新不仅直接推动生产力要素迭代升级,拓展生产力要素范围,还主导生产力要素组合的不断优化,从而带来整个生产力系统的提质升级。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确立科技创新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旗帜鲜明地以科技创新支撑生产过程,引导生产变革。

2. 作为高能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显著增强生产力量,使科技在生产中的作用发生能级跃升

在传统生产过程中,素质不高的劳动者运用相对落后的劳动资料,针对相对低质和范围有限的劳动对象进行改造利用。这种生产力要素的组合效率不高,生产效能不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难以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难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因而,进一步扩大生产范围,增强生产能力,提高生产效率,是新征程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从投入—产出的生产经济学视角看,新质生产力代表对传统生产力的跃迁和能级的提升”^[3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具有高效能的重要特征。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才队伍的素质和水平直接决定生产力的能级”^[32]。首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将科技深度融入劳动力要素,使劳动者具备更丰富的科学知识,掌握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形成更高的综合素质,为高效能生产奠定坚实的人力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次,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以科技创新,发明创造新型生产工具,显著改进传统生产工具,为高效能生产提供有力手段。再次,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借助科技创新,不断改善劳动对象状况,特别是通过上天入地入海,着眼宏观,放眼宇观,深入微观,不断扩展劳动对象范围,为高效能生产拓展空间。因此,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通过对生产要素全方位的增强赋能,大大增强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改造利用能力,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实现科技在生产中作用的能级性提升。

3. 作为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深度推动生产转型,为生产方式增添绿色基调

由于生产要素相对低质,生产效能不高,传统生产力的提升路径主要是简单地加大对生产要素的数量投入。总体上看,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存在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难持续等问题,不仅过度耗费资源,更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建设清洁美丽的自然生态环境,构成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必然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33]⁴⁹⁻⁵⁰ 因此,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新路。

“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方向和发展目标”^[34]。创新构成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关键动力,绿色则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应用,新质生产力能以更低能耗、更低排放、更低污染、可持续的方式进行生产,不断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而,这是一种“数字化、绿色化、低碳化融合,集绿色智慧于一身的生产力”^[35],一种生态文明的生产力。

4. 作为未来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生产发展,充分发挥优越社会制度对生产力的导向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曾揭示出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总体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在对科技与生产力的积极结合上推动有限。由于毫无节制的利润追求,即使在当今清洁能源、数智经济等方面的技术与生产应用上,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抱着“合则用不合则弃”的虚伪态度,抑制着生产力的良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8]421}。他们坚信,“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可以更大踏步地前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每一个人对生产部门的整个系列从头到尾都有实际体验,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29]684}。因此,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定能更好发挥对生产力的导向和引领作用。

生产力的提档升级依靠科技创新,其社会应用集中体现于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这一切均离不开社会制度的支持保障与引领导向。“新质生产力是以高新科技创新驱动内涵式发展的,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社会生产力新形态”^[36]。在百年变局中,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产业断链,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府机关、科技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相互协调,共同推动高新技术发展。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体制机制上的强劲支撑。其次,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完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与流动机制,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强大的人才支撑。再次,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开展集体科技攻关,针对前沿性、原创性、颠覆性技术,不断突破研发应用瓶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最后,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指导^[37],不断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不仅转换产业模式,增强产业竞争,还要引领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发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因此,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引领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的积极构建,是对生产发展的高远引领与正确导向。

结 语

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对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的深入研究,为无产阶级全面把握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开辟了历史道路,也为其以更优越的制度条件进一步推动科技与生产力的积极结合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而“系统运行是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更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依托”^[38]。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从系统的整体视角,对科技与生产力关系把握的质性跃升,明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新时代新征程,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指引,必定能通过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9-10.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
- [3] 李政,廖晓东.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与现实“三重”逻辑[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06): 146-159.
- [4] 魏崇辉.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 理论与改革,2023(06): 25-38.
- [5] 周文,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2023(10): 1-13.
- [6] 蒲清平,黄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6): 1-11.
- [7] 杜传忠. 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强大动力[J]. 人民论坛,2023(21): 26-30.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 徐光春. 马克思主义大辞典[M]. 武汉:崇文书局,2017.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理查德·琼斯.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M]. 于树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12] 威廉·配第. 赋税论[M]. 陈冬野,马清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13]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 [14] 弗朗斯瓦·魁奈.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 吴斐丹,张草纫,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4]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7]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8]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31] 专家访谈 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J]. 人民论坛,2023(21):8.
- [32] 闫妍. 为新质生产力注入人才动能[N]. 光明日报,2023-12-03.
- [3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4]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6):12-22.
- [35] 李晓. 新质生产力点燃创新引擎 汇聚澎湃动能[N]. 光明日报,2023-10-11.
- [36] 上证报制造业调研小组.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面向世界[N]. 上海证券报,2023-11-13.

[37] 杜尚泽.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N]. 人民日报,2024-03-07.

[38] 孟东方,陈沉.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研究论纲[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1):5-16.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Marxist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e Forces

Tian Fanglin¹ Wei Zhen²

(1.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2.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Academy of Judicial Police,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Productivity is the fundamental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Marx and Engels gradually revealed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factors, enhancing empowerment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social system conditions have a double impact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e forces.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e forces opens up a way for the proletariat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e force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ominat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production force, deeply promotes the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leads the direction of production development. It is a kind of advanced productivity, high-energy productivity, green productivity, and future productivity in line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t present, our Party's proposal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 new leap i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vides important guid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n the new journey.

Keywords: Marxis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ductiv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责任编辑:陈忻]